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五至九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胡森桂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日甲申盡二十日壬寅

十一月二日甲申張戒奏論金人遣使詔諭江南事金人遣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蕭哲為明威將軍以副之朝廷遣起居舍人范同為接伴使且入境甲申張戒以

臺官本職上殿因進劄子云臣昨疏十二事陛下雖嘉納朝廷未嘗施行示弱招侮理在必然王倫遂回邀金使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而直云江南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曾不得為孫權孚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敵云詔諭臣不知所諭者何事敵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名來而何詔諭之有臣觀金使今日之事與前日大異禮必不屈事必不從臣為朝廷計上策莫如峻辭拒之其次且勿遽渡江先問其官

名何意詔諭何事禮節事目議定得其實而後進退之尚可又曰臣自乙卯歲論戰必敗去秋凡三年而後驗臣今又謂和無成豈唯無成終必致悔亦願陛下計之是日午漏戒再具奏曰臣昨十七日面奏臣觀今日朝廷措置太后雖有可歸之機未必有得歸之理蒙聖問何故臣奏乞候王倫回日為陛下謀之又云主戰主和政如醫者喜用大寒大熱藥夫寒熱豈可專用一物用藥貴對病議論貴中理臣謂今日和戰二議雖不可盡

廢要不可專主獨有嚴兵謹守此議可專主耳

三日乙酉張戒奏論和議利害乙酉張戒再奏大臣謀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講和而是則可以息兵非則適以招敵也　禮部侍郎曾開奏論不當講和　有報金人遣張通古持詔而來禮部侍郎曾開以謂不當忘仇讐而講和好乃具劄奏曰臣聞越王勾踐因夫椒之敗棲于會稽切齒忍恥不忘報復雖卑辭厚禮臣妾于吳

奉幣償粟外示衰弱然勞身焦思坐卧仰膽折節下士
陰為兵備者二十有二年乘吳之隙一舉而滅之會諸
侯而致貢于周横行江淮號稱霸主此無他堅大志而
謀先定故也楚地方千里帶甲百萬戰勝攻取嘗雄于
諸侯而惑於張儀之言貪歸商於之地東絶强齊之好
西受暴秦之欺懐王入關而不歸頃王逃歸而不恥甘
心侵侮日益顛錯土地蹙削國祚衰微終至併吞取笑
後世此無他貪近利而忘遠圖故也今金人之于國有

秦人欺我之意而我之待彼也無越人報吳之心信其詭謀僥倖講和稽之前古為可憂玫之今事為難信而朝廷不思有以伐其謀方且忘大辱甘臣妾貶稱號損金帛以難得之時為無益之事可不為慟哭流涕哉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今欲鞏固宗社保守疆圉安輯黎元經畫國事若陛下不先定志不去無益其何以成功乎夫敵人之言不可信也自用兵以來信使方至兵輒隨之皆已

然甚明之驗不待攷諸古而可知况今金人之在京師者方見建鎮南之號增屯戍之守置戰艦備艘糧簡雙丁無非為入攻之計而我乃日夕冀望和議之成豈不惑耶恭惟陛下仁孝誠至哀慕深切則迎奉梓宮之使不得不遣今既再往矣梓宮之來杳然無期而託以議和虛費時月使彼可決何必紛紛為他說乎竊聞金使方責我以招降之事是求瑕舋隙豈非自取哉伏望陛下以越為心以楚為戒無忘大恥無惑和議堅心定志

一於自治使政事修于内兵將强于外則雖不求而自和矣貼黄云臣竊見金使之來所繫甚大内外臣僚章疏劉子論及此事者願陛下悉以降付三省樞密院使輔國大臣集侍從官預加熟議使應酧之間不至失誤庶無後悔

十九日辛丑令侍從臺諫詳思講和利害條奏　金國使張通古蕭哲入境上欲屈已就和已與秦檜議定更令侍從臺諫詳思條奏乃降旨曰有大金遣使至境朕

以梓宫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宫闕久稽汛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已就和在廷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限一日進入　禮部侍郎曾開奏不當講和右臣伏奉今月二十日詔旨云云臣蒙器使叨冒侍從待罪禮司欲進一言特建一論則臣有僭越之罪今臣幸蒙詔訓條具利便以聞臣不避斧鉞之誅醢葅之罪極言切論之且金人之論議必不出此策欲窮我國欲慢我勢欲弱我兵講和

而用事釋怨以興師臣恐此羈縻之道當思雪憤之恥臣伏見陛下三遣王倫迎梓宫費耗巨億終無梓宫之還臣子莫不聽信金國豈有講和之意是故歲中兩遣使者來臨欲議割地之禮令朝廷信此之言倫故傾心待之令陛下降屠吉條具來云欲使陛下委質于彼者且魏祖欲并孫吳諸將欲迎之魯肅建策于孫權曰肅可迎操將軍未可且肅迎之操當以肅還鄉黨品其名位不失作下曹執事將軍迎之將安歸乎且一孫權尚思一

戰終峙吳國況陛下承藝祖撥亂戡定之區列聖秉成守文之業豈不撥此恥也今敵建議增嵗幣之語又是奸詐也是故敵嵗中多來此覰我釁而不揉我策豈不竭我力而慢我兵哉臣未喻其言也且嵗幣乃邦賦之餘則可以供之昔章聖不欲竭我力而付之敵富弼乃議榷場之貨年有五十萬所收乃其地所入章聖故出聖斷令遽得之故疆費用幾何陛下竭民之膏血而緝理之京師乃諸夏之本也陛下豈不欲都以正人君之號

立宗社而清宫室修園寢而迎淵聖蕭條之餘供此不貲之費幾年而得安何年而得臻定國用稍有不前則劉豫是其規模也臣願陛下睿斷挫其來使豈不幸哉臣為陛下策之令我兵革利堅有憤威之勇效死之力嘗膽思奮是故敵有和之議陛下戒諭諸軍將增修武備牢固邊陲揚征討之令豈不人人願死于敵場既我增修武事以觀其釁乘機進兵則都邑非敵敢有也即使和議可成陛下不去尊稱但據古禮以待之則亦不可

廢兵而專俟命於彼也皇天臨照此心事無不濟矣若
屈志于敵臣願刎頸以謝衆議願陛下察之臣具此數
言未盡愚心續當面謝進呈以聞謹奏　禮部侍郎曾
開罷爲寶文閣待制宫祠曾開奏論不當講和與彼國
共事不報開見秦檜具言不可通和之狀檜不答開引
石晉奉契丹之禍以証折之檜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
不知耶開以言不從乞即罷去遂除寶文閣待制宫祠
尹焞除禮部侍郎兼侍講　制曰得遺賢而萬邦寧

舉逸民而天下服自季次原憲與游俠以爭先而蔣詡薛方亦稱述之末廣流風既遠此道寖哀我得其人躋諸近列具官尹焞口泉百氏腹笥九經先王遺言闡諸師訓君子所養得自躬行蓋動靜之有度闕文申公已老屢辭加璧之招裴秀居申時赴追鋒之召奏篇迭上聖道益明顧兹稾鑰之中謀我佚賢之地擢居宗伯仍侍金華往其欽哉服我休命尹焞以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焞方以疾告在都中禮部侍郎曾開以待制宫

祠罷去遂除焞為禮部侍郎除張絢為太常少卿焞即以太常少卿職事交代與絢力辭免乃以待制提舉萬壽觀

二十日壬寅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條奏屈已就和利害兵部侍郎張燾奏准都省送到劄子一道云云臣竊惟金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族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善其言甚甘以為信然竊攷其說蓋以謂彼非畏我甲兵之盛也

憚我土地形勢之强也而遽有此議其敵人之心未易測也論者謂中原之地彼自知決不能有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因廢豫人心遂疑懼我乘間恢復土地故有此議又謂契丹林牙漸有興復之勢彼既與我為深仇非施大恩於我無以結無窮之援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國土厭兵為日久矣始務休息故有此議又謂金主已死新主之立懼不敢當推避再四與國人約必盡歸我父母宗族國人許之然後敢立故有此議凡是數者言皆

有理敵計果出于此可謂善自為謀矣此陛下所必信無疑欲屈已而聽之也然兹事體至大振古所無豈敵能為實關天意臣請一為陛下推原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又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然則自古有天下國家者其治亂興廢曷嘗不本于天我祖宗受命光有天下奕世載德百數十年不幸至宣和間天下之亂極矣天用降禍于我國家以致靖康之變二帝播遷九族轉徙宗廟隳廢陵寢丘墟土地陷没天下板蕩是豈人

力能爲哉上天假手於敵而已矣今敵一旦盡欲以歸于我亦豈人力之所能爲哉高高在上必有監此者矣由是言之今日之議使天未悔禍則未見其可使天既悔禍則無所不可豈彼國所能輕哉臣請考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龍飛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薄行闕卒以無虞天所保也歲在甲寅一戰而敗金師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當天意而天祐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蓋有日矣中興之期亦

不遠矣伏願陛下姑少忍之益務自修益務自治益務自強以享天心以聽天命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攻不克何爲不成何功不立梓宮何患乎不還淵聖何患乎不返母后何患乎不復宗廟陵寢何患乎不能繕修南北之民何患乎不能混一今此宣議姑惟聽之而無必信之可也彼使既已及境勢固難拒使其果有願和之意如前所陳如我所欲是必天誘其衷使之悔禍必不復強我以難行之禮而在我者

之事則亦無患乎不成若其初無此心二三之説責我必不可行之禮而要我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安知非上天堅我復仇之志使當命將起而應之此臣區區之過見也其他利害羣臣數能言之臣不復陳願陛下斷自淵衷毋取必于敵而取必于天也若乃畧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仇躬率臣民屈膝於彼北面而臣事之以是而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曰朕非不知此第興兵以來殆將一紀無辜之民肝

腦塗地朕兼愛南北實所不忍故不憚屈身以成和卿
第思之熟退遂有再上章之意　吏部侍郎魏矼條奏
屈已就和利害吏部侍郎魏矼奏臣准樞密院劄子聖
旨以大金遣使至境意欲屈已就和令侍從一一詳議思
所宜條奏來上臣捧讀再四不覺涕泗之橫臆也仰惟
陛下悼梓宫之未還念母后之在遠傷陵寢宫闕之久
稽汛掃思兄弟宗族之未得會聚痛南北兵民之未得
休息意欲屈已就和誠有不得已者然臣聞天下大戒

二事親惟孝事君惟忠所宜奉以周旋不可失墜者也陛下爲親而屈孝誠至矣羣臣事陛下其得不盡忠乎臣素不熟敵情不知使人所需者何禮陛下所謂屈已者何事聞諸道路之言謂金人須立僞齊使之屈膝令受北面之禮靡所不至歲時之貢靡所不取金需于我謂必盡然以事料之其間必有不可從者如屈膝受令則大不可從者也賊豫本匹夫爾爲金人所立恩莫大焉北面拜舞禮亦宜之陛下承一祖七宗基業海内愛

戴一紀于茲天命有歸何藉于金國乎傳聞奉使之歸
謂金人悉從我所欲不復有所需其誠然耶必無難行
之禮以重困我陛下何用過為卑辱以取輕侮乎如或
故為不可從之事先有所要則其詭詐之情固可見矣
倘或輕易從之屈膝受令他時反為所制號令廢置將
出其手一有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非計之得也雖
使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欲寢兵如之何而可寢
雖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是又衷甲劫盟之智前史載

之詳矣庸得不慮乎且禮經復仇之義臣未暇論也姑以人主之孝論之孔子稱明王之孝治則曰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以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為天子之孝方今宗廟社稷惟陛下是依天下生靈惟陛下是賴陛下既欲為親少屈更欲審思宗社安危之機與夫天下治亂之所繫孜之古誼酌之羣情擇其情可久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幾軍民之心不至懷憤且無噬臍之悔也宗社安而國家可保此非

天子之孝乎紹興三年金使遽至朝廷數遣官報聘明年使人方且交馳而金兵侵淮甸矣天啟陛下之心六師觧次江上力為戰守之具其冬魏良臣等以使事回金人約再遣使大為詆謗之語陛下悟其用計使不復遣敵遂引去臣是時以居言路屢陳自治之策前後數千言不過內修政事外備强隣章疏具在可考而知今陛下因金使之來博詢在廷愚初不知和議曲折顧將何辭以對抑聞孟子云左右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

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與三軍耳搢紳與民一體將與三軍一體今陛下詢于搢紳民情大可見矣惟三軍之心未知所向和戰國之大事豈可不訪之兵將乎欲望聖慈速名大將各帶所部近上統制官數人同來以屈己之事廣加訪問以塞他日意外之憂彼或以為不可亦能鼓作其氣孟堅守禦之備也帝堯稽于衆捨巳從人以成帝業苻堅不從舉國之言終致淝水之敗利害

較然明甚固知陛下孝思之切力能就和而臣所言如此誠以陛下之深知不敢有隱以爲已私也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强爲善而已矣惟陛下留神幸察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癸卯盡二十五日丁未

二十一日癸卯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率侍從官上疏 是時侍從臺諫各以已見應詔旨奏聞於是

吏部尚書張燾率侍從官同進劄子曰臣等聞之傳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故自古人君設施注措未有不以從衆而成違衆而敗者伏見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為可士大夫不以為可民庶不以為可軍士不以為可如是而求和臣等竊惑之仰惟陛下獨以為可者謂梓宮可歸也淵聖可還也母后可復也宗族土地可得也故不憚一屈以建非常之功此陛下之聖孝也國人不以為可者謂金人素多變詐今持虛文以來而梓宮

未歸淵聖未還母后未復宗族土地未得何以遽為卑辱之事以咈公論也以陛下聖孝固無所不盡然天下公論又不可不從使天誘其衷敵果悔禍惟我之從而梓宮已歸淵聖已還母后已復宗族土地皆已得之則兩國通好經久之禮尚有可議豈有但信其虛言一未有所得而遂欲屈膝以從之乎一屈之後將舉國以聽之臣等恐彼之所許未必可得而我之為國日朘月削遂至不可復支矣臣等竊聞敵入境伴使北向再拜問

其起居此故事也然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宋如此雖使者一屈猶為之不平況肯使陛下不顧羣議斷而行之萬一衆情不勝其忿而王雲劉晏之事或見于今日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已晚矣傳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有二難以立國亂危之道也臣等職在論思竊聞輿議不敢緘默伏望聖慈俯同輿情母遂致屈而緩圖之不勝幸甚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納忠朕甚喜士大夫盡心如此然朕不至為金所紿方且審

問虛實壽等謝　館職官上疏論和議未便左奉議郎祕書省著作郎臣胡珵左奉議郎守尚書司勳員外郎兼史館校勘臣朱松左朝散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張明左宣教郎祕書省著作佐郎臣凌景夏左奉議郎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臣常闕左宣教郎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臣范如圭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于皇帝陛下臣聞聽魯仲連而罷新垣衍帝秦之議者魏安僖王是也甘商於之詐而受張儀割地之欺者楚懷王

是也恭惟陛下聖明天縱博貫古今是周宣光武中興之主也豈有不及魏安僖王而下同楚懷王者哉臣之所弗信也傳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前者上皇詘閞陛下方宅大憂天下受其辱矣今者閞道路口語籍籍審如是特辱在陛下之身臣等得其死為有名之時也人誰無死為君父死之為有宋宗社死之為古今臣子忠孝大訓死之豈為無名乎或難臣曰子之言新垣衍張儀之說是也然今日之事且不與楚魏同何也王倫之

言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皇帝歸我天枝之族屬歸我中原之故地重質以要我大義以動我是國人顒顒望之十年而未能致者曾無亡矢遺鏃之費一朝而獲雖使主上為是一稽顙屈膝焉宜無所愛也豈與夫蘇秦倉卒之謀張儀捭闔之論同日道哉臣曰固也昔者劉項相持滎陽成皐之間常置太公俎上約高祖降矣為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遽屈則分羹之語不敢出諸口而天下亦非劉氏有矣惟高祖不信不屈日夜思所以圖

楚者而天下戮力焉故至于漢有天下一半諸侯皆附楚兵疲盡而割鴻溝東西之約自至太公吕氏自歸故敵不至於窮蹙敗亡之廹而與連和者古無有也臣聞四太子者方據汴都晏然撫有中原之民闗輔淮楚之備未始一日撤而戍卒各不下數萬屹然不移彼方秣馬而厲兵有未可圖之勢彼亦何憂何恐而一旦無故與我連和惴然若是何為也哉顧易曉爾彼恃夫蠶食之威動輒得志而我甚易喜故為和之說以侮我又慮

我訓兵積衆蓄銳俟時而事有不可測之者故不得不為和之説以撓我中國民力日就困竭而金使之至無已時蓋坐弊敵國疲於奔命無出此計者不憚一費而獲永寧猶之可也今年秋如是矣冬又如是矣明年又如是予産之言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幾千人而國不亡臣所不忍聞也殫竭膏血以養驕惰之兵屯戍不用鬱其憤憾緩急曰講和講和使此輩一旦藉口而召亂將何以弭其變哉故臣嘗謂秦之行成金之和使

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行成割地之無厭故至于社稷不血食國家不悟金使講和之得策其禍豈可勝道哉而况敵國無厭所從來久恃強侮弱彼其志不在小豈可嗜其甘言信之不惑其料事亦踈矣彼以和之一事得志於我十有二年矣以覆我王室因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解體我將帥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讐以絶望我中國謳吟思嘆之赤子奈何至今而猶未悟也陛下躬曾閔之行受金人之侮不過曰使我

獲伸東朝一日之養於天下是亦足矣未遑卹他臣恐
聖慮未必得所求而禍生於意外之所未嘗防也豈可
不為寒心哉信如道路之言則金人之要我至不遜也
至無稽也是坐而降我也艱難以來彼苟可以毒我者
無遺力矣獨欠約我一事耳今不慮而從之且梓宮何
在在境已乎母后何在淵聖皇帝何在在行已乎中原
故地版圖何在在使者所已乎陛下奈何不顧祖宗社
稷二百年付託之重將不慮而從輕以萬乘之尊冒險

而儌倖彼金人苟獲濟其不遜而藉躪以逞將焉避之哉劉豫之監甚未遠也當是時累百王倫何補救敗之際而倫之在金為功臣矣可得而追戮哉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况未必臧乎故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不可不察也臣等踈遠小臣然于行在與備一官司之列坐糜廩禄無以報大賜情迫理極義不愛身冒干雷霆甘俟斧鉞臣等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宰相秦檜方

主和議力贊屈已之說以為此事當由聖斷不必謀之在庭上從其議已定而外論紛然羣起以攻之檜大懼起居舍人勾龍如淵獻計於檜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羣說橫起何不擇人為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濟矣檜大悟遂擢勾龍淵如為御史中丞人皆駭愕

二十五日丁未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乞斬秦檜孫近王倫書曰臣謹按王倫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金專用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

下之人切齒唾罵今日無故誘致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金人南面稱王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牢不可拔一旦敵人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擄商監不遠而倫乃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國之天下祖宗之位為金國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金人則祖宗社稷之靈盡汙將不祀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敵有廟庭之宰輔盡為陪臣天下

士大夫皆當包羞洪忍不知有氣節而敵人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不拜讐敵堂堂大朝相率而拜讐敵曾不若童穉之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意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亂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偽已可見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忘國讐而不報含垢忍辱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而盡如

倫議天下後世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矧金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則梓宫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一屈膝不可復伸國勢凌夷不可復振可不為慟哭流涕長太息哉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尚不肯臣敵況今日國勢既振諸將盡鋭士卒思奮如今日金人奔馳僞豫入寇固甞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于渦口敗之于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固已萬萬不侔儻不得已而至于用

兵則吾豈遽出金人下哉今無故欲臣之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故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故不足道也秦檜為心腹大臣而不為之計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於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頃者禮部侍郎曾開等以

古議折檜檜乃厲聲折之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知而乃建議命臺諫侍臣會議可否蓋畏天下議已令臺省侍從共分謗耳有識者皆以謂朝廷無人吁可惜也管仲當齊桓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南抑强楚西摧秦晉孔子嘉之秦檜大國之相獨不能尊主庇民建萬全之策反含羞忍垢以求生耶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也孫近附檜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知可

否檜曰金可講和近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曰當拜
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三不答但云已令臺諫侍從
議之矣嗚呼身為參政不能賛佐大治徒取充位如此
若敵騎長驅近豈能折衝禦侮邪竊謂秦檜孫近亦可
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
三人頭竿之藁街聽臣之計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
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倍不然臣赴東海而
死寧能處於小朝廷而求活邪書奏市井閒喧騰數日

不定秦檜上表待罪有詔檜無罪可待乃復治事銓遂罷　王庶論和議劄付第一劄子曰臣竊聞王倫自金國奉使回及金國遣使前來將到行在臣先奉聖諭前來江淮措置邊防莫獲親詣黼座與聞國論臣承乏樞庭不得默默自已輒貢愚衷冒瀆天聽臣聞無故請和者謀也究觀金人侵軼歲逾一紀前來乘全勝之勢直擣江淮我國之師未嘗不退縮以避其鋒逮至紹興甲寅冬偽衆深入駐兵淮南陛下親征致彼奔潰而去又

丙辰冬敵人傾國南向陛下再統六師壓江南表裏之
衛皇威大振偽豫始知所畏於是遣使告以徽宗皇帝
顯肅皇后訃音彼若果篤隣好所報訃音不應在累年
之後彼其技窮跡露畏我國家乘間長驅故設此謀沮
我師銳氣陛下天資聖孝哀毀之中即遣使求梓宮往
返之間一年有半尚未與決固已墮彼計中又聞去年
金人以欺詐廢偽庭用事之人奔走四出百姓日虞朝
廷之受其欺誑衆情反側金人數輩在關中者若據爐

虞恐疑迫急莫甚于斯時若國家乘機會一麾則中原雲合響應其深謀却顧不得不再遣使也從違之間可不深思而熟計之臣中夜以思敵使之來甘言厚貌不出二策一則以淮為界一則以河為界若以淮為界則我今日所有之地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漣水軍是也既為我有安俟以和為請若以河為界則東西四望兵火之餘白骨未斂幾無人跡彼若誠實與我乃故疆遺民豈可同僞豫之不恤尚應十年無征

役以蘇息之財賦何自而出彼所責歲賂無慮數百萬又豈可加內郡之賦以償不毛之土必以三十萬兵宿於遠餉無用之地假以歲月焉得不困弊彼之為計可謂盡善也臣願陛下先與在庭之臣立為一定之論若以淮為界則我賂之何益若以河為界則瘡痍殘民撫存不暇還定安集非俟經五稔方可賦調所議歲賂五年之後方可津遣先慮而議猶恐未至如或不然則彼以計困我以戰則不可以賂則不及皆墮其術中是宜

陛下宵旰深思洞察以為經久之圖狂瞽之說仰瀆淵
聽臣無任隕越待罪之至第二劄子臣近緣措置邊方
徧到沿邊州郡及與守臣次第會議聞金國自廢豫之
後遼人漢人上下不安日夕思變前此歸正者甚衆其
意可見彼知其屯戍不足又旋起簽軍以實疆埸今之
簽軍又非昔比老弱盡行人心乖離抑又甚焉岳飛近
日與臣咨自稱今歲若不乘機會舉兵要納節乞閑韓
世忠亦以為然臣方欲到樞前縷細開陳今聞使人入

境必大有需索若以梓宫為説如言得歸事在來年又詐偽未易可保今陵寢陷没豈特徽宗顯肅兩梓宫而已若割淮畫河議和兩淮我今有之大河南則千里丘墟勢須屯兵持守撥諸事力支持不易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彼必以此三説疑我正當剖析曲直利害逆折其詐彼利於和必委曲不得已而從我切望斷自宸衷出臣此章與大臣熟議之無落奸謀之使天下幸甚第三劄子臣聞季孫行父之為臣見有禮于君者若

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才竊有志焉臣近聞前此金使傲慢無禮多許金幣方稍恭順如此番使人來不可復循前轍欲望陛下先遣人諭旨以方在諒陰聞使人至摧慟不堪為言不須遽令朝見恐有商量事且令與大臣趙鼎商議如此少破其奸計又得徐觀趨向在朝廷為得體抑少挫其鋭此事與大臣議之必無不可者惟是王倫決以為不然彼方要朝廷曲從敵意以成一己之私此人不達

大體前日自陳廢劉豫之功如此大事人皆知之尚敢欺誕其餘何所不至萬望聖察臣無任云云第四劄子臣自聞金使之來蚤夜往來於胸中仰恃陛下兼聽之明臣敢進千慮之一得常談末論猥瀆公車竊度陛下不以為未然抑將信而行之是以愚臣感深激發益竭其心茍有所知不敢不盡願復畢其說夫懷安敗名晏安酖毒古人戒之國家不慮疆埸患生包藏禍心之人變詐百出自渝海上之盟至今日其欺我者何所不至陛

下所自知也豈待臣言不慮晏安酖毒之戒尚將信其愚弄臣不知其可也今其誠偽以陛下之聖固難逃於照臨然而但不可輕信其說又不可遽見其使夫商之高宗三年不言其在諒陰言猶不出其可見外國之使乎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為之怒憤能言之類孰不痛心陛下抱負永訣之痛將見不共戴天之讐其將何以為心又將何以為容亦將何以為說臣愚伏願陛下以宗社之重深思商宗不言之意無見異域之使人只

令趙鼎而下熟與商議足以彰陛下孝思之誠而於國體為宜臣恭依詔旨見今兼程前去奏事誠恐臣萬一未到闕下之日金使先已授館陛下不疑而易見之敢布腹心伏惟聖聽采納天下幸甚第五劄子臣准省劄子令疾速依累降聖旨赴行在奏事臣緣在廬州伏暑臟腑加之乘騎未得見沿流兼程前詣臣以金使入境屢貢狂瞽上瀆聖聽特蒙寬貸未賜誅斥比聞使人經過州郡傲慢自尊畧無平日禮節伴使欲一見而不可

得官司供帳至有打造金酘百端須索肆言駭聽臣昨所上封事初言陛下方在諒陰不當遽見使人且以挫其風稜兼於國體為得次言金人講和非其本心奸謀詭計用之有素次言地界歲幣事關宗社未易輕議仰惟聖明必深察其當否區區妄庸何所逃罪然臣資禀愚直心懷憤懣不能自已輒復論列幸陛下恕其再三之瀆臣聞自古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論越之事吴在驕其志秦之取六國在散其從其間或出入一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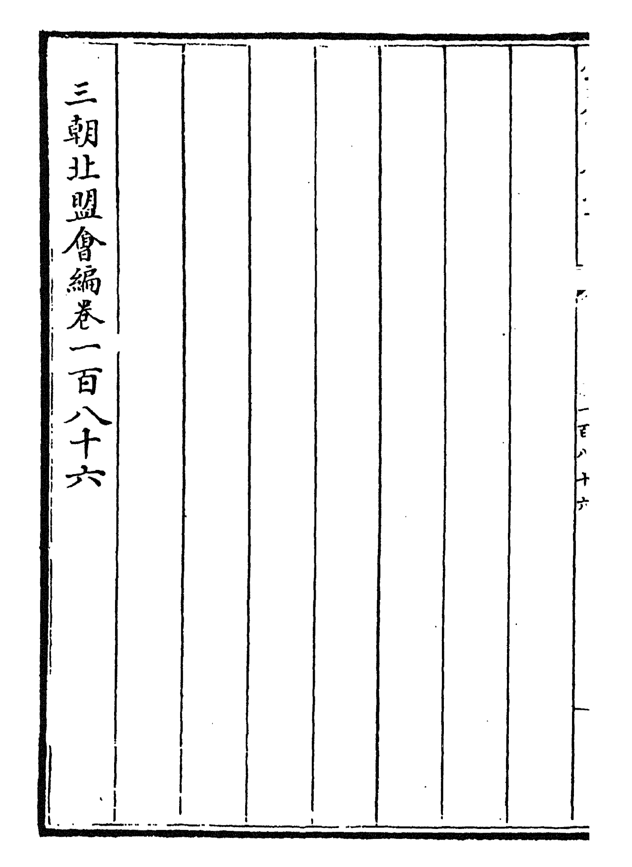
論未嘗易也金人志不在小所以謀人之國者曰和而已觀其既以是謀契丹又以是謀中國方突騎凌京闕初以和議為觧暨大兵圍城仍以和議為辭二聖遠播中原板蕩十餘年間四郊多壘零落不堪荆棘銅駝可勝浩嘆而和議未之或廢也今王倫迎奉梓宮而再受金人和議以歸且與其使俱來此為可信乎劉豫之廢金人慮中原百姓或有反側陝西降將或生顧望國家一旦出師必有内應者此設講和之説遣使疑我昭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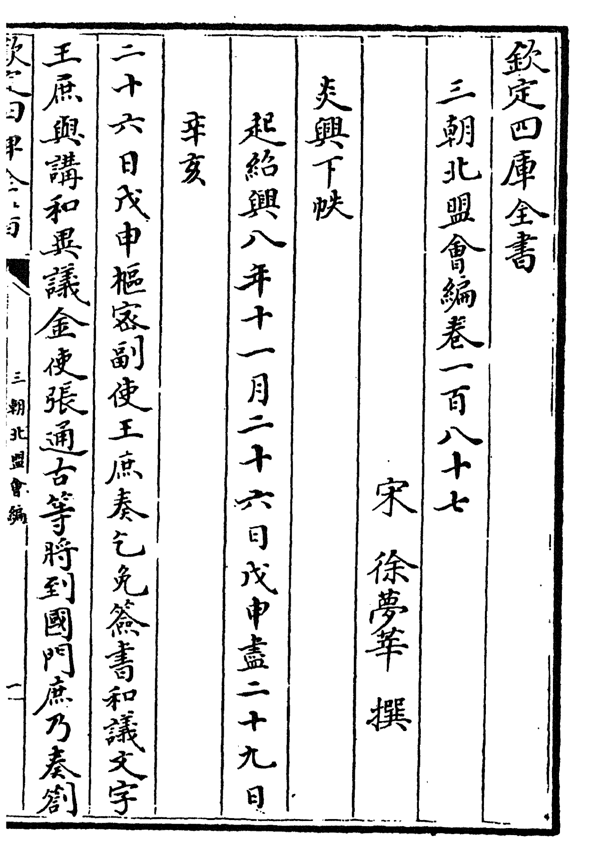
無疑臣蒙陛下親擢備位本兵國之大事不敢隱默故重為陛下陳其三策莫若拘其使而怒之彼必加兵我則應之所謂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也金人強大自居一旦或拘其使出於意表鋭氣驟奪殞敗可立而待次願陛下念不共戴天之讎且謝使人勿與相見一切令與大臣商議然後徐觀所嚮隨事酬應最其下者姑示怯弱待以厚禮俟其出界精兵躡之掩其不備破之必矣倘陛下采其愚忠用濟機會臣敢不罄竭陪在廷

之末議或以臣為妄誕不切于事則臣之智思窮於是矣不敢復有論說也臣頃與邉帥及諸大将議論皆云若失今日機會他日勞師費財决無補于事功至于抵掌擊節皆云今年不用兵乞納節致仕觀此則人情思奮皆願為陛下一戰望陛下英斷而力行之臣不敢愛死以報萬一干冒天威戰灼無地第六劄子臣奮身寒素無能報稱特荷眷知擢任廟堂臣之遭遇世無以過朝夕以思欲効涓埃願助海岳去安即危惡生就死豈

人情哉伏望聖慈懸日月之明息雷霆之怒或十有一從
為幸非細近者金人議和非本至誠實有包藏臣數有
章疏未蒙俞允臣不免再具危懇上瀆天聽伏望居高
聽卑旁燭無私少為鑒察金人之謀不過有二一則為
己一則為我捨此非狂則愚也所謂為己者不過乎彼
外訌内叛互相猜忌擁兵角立莫敢先動故為設此謀
以待平定徐為後圖此為己之計也所謂為我者必以
金幣已定不須多積土地已廣不須多占又陛下事之

至謹心懷仁恕懇之至切哀憫悔禍欲立盟好永為隣
壤此為我之謀也陛下試深思若敵為已謀臣故慮之
熟矣若為我謀臣死不敢言惟陛下留念無忽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戊申盡二十九日

辛亥

二十六日戊申樞密副使王庶奏乞免簽書和議文字

王庶與講和異議金使張通古等將到國門庶乃奏劄

乞免簽和議文字曰臣識性蒙昏計慮闊疎待罪樞庭畧無稱効間者金使之來大臣簽議或和或戰所主不同臣忠憤所激輙爾妄發不量彼己之勢不察時事之宜屢奏封章力請謝絶專圖恢復謂敵情不可以仁恩馴服王倫之往必至稽滯今聞奏報已還近境和議可決臣謀不逮遠知昧通方使具位効官猶恐瘝曠況當本兵之重冒以稱任臣之失職罪不容誅伏望睿慈速賜命黜以正無知誤國者之罰陛下未欲遽置閒散止

宜處之外服以備緩急或以適北執政闕員未便斥出即乞特降處分遇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逃前後反覆有失立朝之節滯固不移粗安顓愚之性臣區區悃愊非敢飾詞深慮緘默有傷國體是日親降御筆不許辭免簽書議行遣事庶再具奏曰臣聞昔楚王有吳人之難使由于城麇復命而不知高厚大小子西愠曰不能則辭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此余所能也胛洩之事余所不能也臣然後知古

人以忠事君者其才之能與不能未嘗敢以一毫欺人故於艱難禍亂之際各以其能自効而國家可安也臣生於陝西其風氣漸染耳目所聞者莫非兵事禍亂以來嘗欲以氣吞強敵則所謂講和者非臣之所能也非其所能而強使之則恐誤國家之大計故臣願陛下惟責臣以修戎兵不以講和之事命臣則緩急之際可以效吾縱使金人知陛下命臣以此則姦謀不得肆而和好易成雖曰治戎兵其寔促使和也又況臣賦性愚鹵

嘗云金人不可和今若預此是臣身為大臣自為二三
何取也唐渾瑊馬燧李晟將之忠賢古所未有德宗能
用之吐蕃君臣大懼尚結賛謀曰唐之名將恃此三人
不去之必為吾患於是甘辭厚幣以申勤懇朝廷然之
會盟於平涼李晟以言不可信罷渾瑊以被刼罷馬燧
以為所賣罷果如其計而無一人留者顧陛下察臣孤
忠特留聖念天下幸甚貼黄契勘臣前次所上章疏及
與王倫議論寔有妨嫌陛下亦嘗洞照底裏今若不自

陳稟則又如趙鼎劉大中輩首鼠兩端於陛下國家何益兼臣備數樞庭自合辭職不合辭事伏乞睿慈除臣一近邊州郡顧効尺寸以盡臣節　施廷臣爲殿中侍御史句龍如淵除御史中丞不數日監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賛和議秦檜念如淵之言當擇人爲臺官使盡擊去不附和議者故除如淵中丞又除廷臣侍御史除目既頒縉紳駭愕道路以目莫敢異辭又有寺丞莫將上疏附會和議驟除起居舍人沈該亦因附會由冗散

而台對中外沸騰兵部侍郎張燾曰吾世受國恩身忝法從不可自同于衆當念以死爭之乃工疏極論其非曰臣仰惟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宮之未還念兩宮之未復不憚于屈已與金人議和夙夜焦勞誠心懇切皇皇汲汲惟恐後時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欲輕屈耳幸而日者上自朝廷下逮百執事之臣小大一心無復異議朝夕進退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為回卒不至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復迎合輙敢抗章力賛此議姑為一

身進取之貲不恤君父屈辱之恥覈實定罪殆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御史府朝廷綱紀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也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此議而得中丞衆議固已嗤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腹心惟相附會變亂是非豈不紊國家之紀綱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議沸騰方且切齒而沈該者又以此議由冗散而召對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而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覬

望而將則奸人該則贓吏考其平日奚所不為陛下奈
何使此曹斷國論手令既拂衆情敢犯公議熒惑聖聽
惑移聖心力圖顯官如取如擕臣恐儌倖之徒皆有覬
覦之心乘時射利布列要塗倡和邪謀終危社稷此臣
所以痛憤不能自已也夫自六察而陟臺端超躐甚矣
至以寺丞而擢記注則自祖宗以來未之有也除目既
頒縉紳駭愕道路以目莫敢一言是此等輩氣焰皆已
能箝人之口矣一時小人緣類俻來羽翼既成何所不

至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曰小人成羣斯可慍矣今如淵廷臣莫將輩漸已成羣豈國之福哉伏望睿照斷然而改特加斥逐庶幾稍杜羣枉之門天下幸甚至於議和則王倫寔為謀主彼往來敵中至再四矣陛下所倚為心腹而信之如蓍龜者也今其為言自已二三事之端倪蓋亦可見更望陛下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愛戴之誠貴愛此身毋輕自屈但務雪恥但思復讐加禮其使加資遣發諭以必得事實之意告以

國人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所欲盡歸于我然後徐議所以報之之禮似未晚也如其變詐將復誘我以虛辭則是包藏終不可測便當勵將士保疆埸自治自强以聽天命以俟天時天時既至何爲不成何求不得伏願陛下少思而已所謂自强之策豈有甚高難行之論特愚陛下不爲而已君臣上下協力一心定爲規模一新庶政安往而不得志哉矧我將士寢皆可用比之往年氣已數倍萬一未能進取以之自守

益有餘矣釋此不為而甘心平辱之事臣竊惑之仰惟
陛下犯冒艱難危苦之中保有國祚一紀于茲矣其所
恃者不在人心乎自朝廷有屈己之議上下皆已解體
倘遂成屈己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以立
國伏願
陛下戒之重之臣世受國恩身參法從不敢自
同衆人是用輒敢進言夫言而犯雷霆之怒罪固當死
不能救止而使
陛下受屈辱之恥罪亦當死干冒天威
俯伏俟命所有施廷臣莫將除命更取自聖旨指揮

二十九日辛亥史館校勘范如珪貽秦檜書責其和議

書曰史館校勘范如珪日者獲以職事侍鈞座于史院

幸聞緒餘之論謂先儒訓釋春秋不務空言皆可見諸

行事如主竊以為先儒有可行之學而未必得其位相

公既有其學又得其位矣而施設注措乃若與經旨相

戾者心竊疑之不敢默默禮經有曰父母之讐不與共

戴天寢苫枕土誓死以報魯莊公父弒于齊又為齊主

昏同狩于禚連兵合黨代衛圍郕及盟于蔇納公子糾

其忌君背天絶滅人之大倫如此魯國臣子則而象之於是公子牙之弑成于前慶父無君之心動于後圉人犖卜齮之刃交侵于黨氏武闈之間而子般閔公皆不得其死仲尼為此懼故大書特書以著其罪惡萬世臣子之大戒不亦深切著明矣乎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崩于沙漠去春凶問旣至王工攀號擗踊哀動天地四海之內若喪考妣相公身拜元樞不于此時建白大義乘六軍痛憤之情與之縞素揮戈北向以問金人困我兩

宮之罪顧遣一王倫者卑辭厚幣以請梓宫甚矣謀之
顛錯也春秋之法讐不復賊不討則不書葬葬者臣子
之事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夫人之痛莫甚于不得其
死君親不得其死而不復讐不討敵使神靈含寃抱恨
于地下而不伸雖得梓宫而葬之於臣子之心能安否
乎古之人有命將出師誓滅鯨鯢以迎梓宫者矣雖其
力小勢窮不能有濟而名正言順亦可以無愧于天下
後世未聞發幣遣使祈哀請命以求梓宫於敵人之手

者也金人用是知我無復讐之心可以肆為玩侮仍示欲和之意使倫歸報交使往來至于再至于三其謀益深言益甘我之信彼益虔禮益恭墮其計中不自知覺雖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倫之言曰金人欲以梓宮母后淵聖皇帝中原境土悉歸于我審如是豈惟足以解吾君終身之憂哉乃天下臣子之所大願也然自王者迹熄五伯而下鮮不以詐力相傾今乃欲以信義之道望於強鄰寧有此理且諱日之報與不報在彼無毫

釐利害至不難從之事也我之懇請屢矣而寂無聞焉於其至易者尚不我從則其他可知矣春秋之於中國書名爵而秦楚則以號外而賤之也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外而賤之以爲秦楚雖強其心必異不得不峻外内之限別貴賤之分以防不測之患於未然也凡中國諸侯與秦楚盟會者春秋必謹志而深譏之其法嚴矣金人自海上結盟借助于我以滅契丹契丹既滅遂入汴都其不可信一也既爲城下之盟講解而退矣曾不

旋踵復圍太原其不可信二也自時厥後和使項背相望而侵我之兵無歲不有其不可信三也既破京城乃始斂兵議和誘我二帝出郊刼之而去其不可信四也劉豫其所立也事之無所不至一旦執之如探囊取物其不可信五也彼之包藏奸詭不可測度如此何為一旦與我如是之厚哉或者謂金主初立屁堪已死親族離叛契丹復振方務自保畏我加兵故欲釋憾解仇以免南顧之慮豈其然乎自劉豫既廢之後我益畏縮遠

孱未嘗敢向北方發一矢彼何憚于我哉是其深謀長計欲不費一鏃而坐収混一之功耳間其使稱詔諭挾冊命而來要主上以下拜之禮果有之乎其無也果可從乎其不可從也反面事讐匹夫猶不肯為忍以堂堂之宋君臣相率而拜不共戴天之人哉主上哀疚在躬孝友天至必曰吾為梓宮屈為皇太后屈為淵聖皇帝屈何不可之有使子弟之情獲伸于一日志願足矣遑恤其他相公何不以必然之理開陳于咫尺之前乎誠

使一旦拜受金人之詔冊則將行金人之命令須金人之正朔普天之下莫非金人之土率土之濱莫非金人之臣我宋君臣上下雖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徽宗顯肅之梓宮無地可葬母后淵聖之輦輅無家可歸矣無乃違主上聖孝之心失相公大忠之節乎昔漢高祖責數項羽兵不少解卒能免太公于俎上晉大夫征繕以輔孺子使惡我者懼卒能歸惠公于強秦此古人已試之明驗也相公不用此策以慰我主上孝悌之念奈

何欲誤主上舉祖宗二百年之天下委而棄之哉今所以委曲順從敵意不敢少有違忤者惟恐其不歸梓宫母后淵聖而加兵于我耳曽不知一正君臣之分則號令生殺皆出于其手設若擁梓宫母后淵聖于大江之外下一紙詔名吾君相以下來迎于境我若從之丑有禍變如其不從彼將責我曰吾歸而父母之喪歸而親歸而兄有大造于國而乃違我之命不肯來迎是不孝于父母不恭于兄不忠于我也聲罪來攻將何以待之

事至如此則前日所以順從其意者非特未有分毫之益適足以致莫大之禍和好既敗雖兵不用其可得乎為和之說者必曰今雖講和而邊備寔未嘗弛必無意外之患如主觀之朝廷以議和故謂謀臣猛將可以折衝禦侮者皆無所用或斥逐而遠之或迸之於嶠廣之外又將包羞忍恥甘心屈辱以沮喪士氣而離其心殆若歸馬放牛示天下不復用兵者而謂之不弛邊備是內欺其心上欺人主下欺億兆之衆也主上南面而君

天下十有二年矣其即位也由天下臣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從之至于今日天下軍民豈肯聽吾君北面而為仇敵之臣哉主上以思念君父母兄之故不憚于屈己天下軍民以愛君之故不肯聽主上之辱身用北拒敵不為無辭若其舉兵而來適足以激怒吾衆我以大義明詔天下淬厲瘡痍之餘共雪父母之辱乃不可失之機會也忠義之動孰不奮發中外貔貅之士數十萬衆懷憤怒不平之氣思一吐之積有年所惟君相用之

如何耳昔申胥一身乃能存楚楚雖三戶足以亡秦遂氏四家盡殲齊戍田單孤壘一戰而復濟上七十餘城惟其誠心懇切以氣直決勝負耳況金人兵勢縱強中國雖敗亡之餘亦未至如即墨遂人之弱詎可甘心降敵而無自强之志相公若必欲拂天下之情贊成主上受此屈辱有如奸雄因衆心之憤擁數十萬衆仗大義以問相公之罪則將何辭以對且如靖康以來爲金人之所屠戮者非將士之父兄則其子弟幸得脫身于鋒鏑

恨不得金人之間因而報之今相公反愛信之如天屬之戚萬口籍籍扼腕怨怒莫不歸罪于相公亦知之乎相公嘗自謂我欲濟國事死且不避寧避怨謗相公之心則忠矣使殺身而尊于君固志士仁人之所顧為也若犯衆怒陷吾君于不義政恐不惟怨謗而已將喪身及國毒流天下遺臭萬世茍非至愚無知自暴自棄天奪其魄心風發狂者孰肯為此靖康時有老卒郭京者自言有異術能行道用兵使敵人莫覺宰相何㮚信以

為然使為大將募京城市井浮滑之徒部分教習謂之奇兵城中之人皆知京不可用惟淵聖與桌傾心委任不以為疑方其引兵出城也君臣猶延頸以望成功及既敗而走然後悔之已無及矣今倫之妄何以異京顧相公鑒覆車之轍早悟而改圖之無至事敗頓足拊髀悔恨于不可柰何之時也如圭間金使為接伴官范同所難頗已恭順不敢過索禮數人皆以為善如圭私憂過計竊謂其既以詔諭為名豈但肯已哉深恐一旦到

朝衆君臣上下震慴危懼之際張皇事勢以恐喝朝廷我或倉惶錯愕不暇顧從金人之言照前日侍從臺諫之臣所議旣上不知以屈爲慮遂爲之屈則大事去矣不可不早定計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今以爲可者有幾以爲不可者有幾相公何不啟主上遍觀而熟計之人心惟虛一而靜如止水與鑑乃能明燭物理毫髮無遺茍有所偏主則雖泰山在前而且不見相公豈可執一己之私意而忽深思焉則是非利害判若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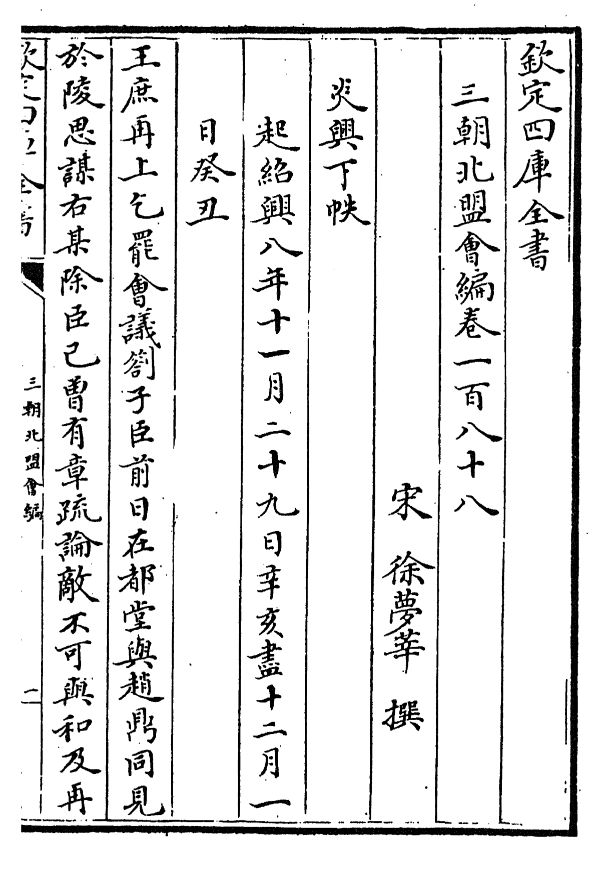
白矣若曰主上聖意堅確臣下莫之能回此非所望于相公也春秋之法王朝公卿書爵而宰咺渠伯糾皆書名者以其承王命而賵諸侯之妾聘弒逆之人故貶之也當不義而不知其不可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不忠言不聽而不去阿諛患失惟命是從以誤君父則將焉用彼相矣此張華所以見責于張林而不能荅也相公立乎人之朝謀人之邦國而欲使萬乘之主辱身于不共戴天之讐較諸咺糾罪孰輕重聖人復起難乎免于

誅絶矣昔堯舜與羣臣謀謨廟堂之上曰都曰俞曰吁曰咈可否相濟不專尚同故能相與致夫巍巍之功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比來議論鯁直不肯詭隨者往往聽其去而柔媚諂諛之人相公平日所疾者乃或號召豈相公厭惡正直覺今是而昨非乎將使吾君惟以莫違予言為樂雖知其足以喪邦亦莫之恤也可不為痛心

哉傳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懼將及也今日存亡危急之秋死生禍福上下所同誰不可言者而當路巨公乃或謂士大夫各有司存不當輒議朝廷事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而自塗其耳目也擿埴冥行將入於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矣靖康之間相公不畏其死發一忠言高名大節輝映千古卓然如泰山北斗天下仰望若不可企及如圭舅氏胡文定公每訓子弟舉相公為標準相公亦以道義相知生則援之于朝與謀國政歿

則發揚幽光被哀榮之典施及不肖之搨亦蒙収録且辱與進欵賜教載恩眷厚今茲濫從諸儒備僚屬之末誠不忍相公壊前日之名節受天下怨懟禍集厥躬而併及于國家也與其雷同衆人竊議於後孰若獻區區之忠於執事者庶幾兼聽聽于萬一哉恕其狂直而用其言惟相公之命恕其僭而加之罪亦惟命不勝皇恐之至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辛亥盡十二月一日癸丑

王庶再上乞罷會議劄子臣前日在都堂與趙鼎同見於陵思謀右其除臣已曾有章疏論敵不可與和及再

詢得於陵思謀在宣政閣嘗來東京金人任以腹心二聖北狩盡出此賊今日天其或者遣來送死雖虀醢之不足以快陛下無窮之冤令陛下反加禮貌大臣温顔承順臣於是日心酸氣噎如醉如癡口未嘗交一語且未嘗少覘其面君辱臣死臣之不死豈有所愛惜也臣又竊聽其語詭計譎詐無一可信問其來則曰王倫懇之論其事則曰地不可求且金人不遣使已數年矣王倫何者能邀其來乎地不可求則聽我與汝若非金主

之意愚謀敢擅出此語乎臣晚夜尋繹此語彼必以用
兵之久人馬消耗又老師夙將死亡畧盡又敵性叵測
亙有覬望設此策以休我兵後稍平定必尋干戈今若
苟目前以從其請後來禍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設如金
人末有動作損陛下威武離天下之人心蠹耗財賦怠
惰兵將歳月易失豐凶不常所壞者國家之事力所憂
者陛下之宗社臣下無所不可令走道塗號奉使者朝
在泥塗暮列侍從居廟堂佐經綸者矣威柄專任私昵

豈止可為流涕慟哭而已哉臣以忠憤所激肆口所言冒瀆聖聰乞賜誅責臣不勝願幸　李光參知政事張守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劉一止起居郎劉一止紹興二年為起居郎以宮祠去後除祠部員外郎賜奉祠俄除浙東提刑一止立朝議論剴切士論歸之時上眷不衰八年九月召赴行在奏對稱旨上喜除秘書少監復為起居郎制曰自起居注行而著作之官遂分自時政記作而二史之職幾廢朕惟賢哲貽示典刑褚

遂良知人臣之當守官規模遠矣魏謩不敢陷人主於
非法論諫兼之我得其人可追二子匀龍如淵詞也
王庶屢上劄子乞免簽書和議文字上不許遂乞解樞
密職事　王庶不允辭免簽書和議機政劄子臣聞晉
武帝之伐吳也大臣張華等皆以為可賈充獨以為不
利吳平武帝賞華等并充加邑户八千唐憲宗之討蔡
也宰相李逢吉等皆欲罷兵裴度獨以為可伐及蔡平
憲宗命度為相罷逢吉不用盖謀慮不審輒沮大計至

其成功是可責也則并賞之此晉武之所以敗事憲宗毅然能中興也臣不材偶承人乏備位樞機之地日者王倫再以和議出使臣嘗妄以為倫必不返議必不成今倫既歸報是臣愚暗不達事理幾敗陛下事陛下雖以臣可赦臣亦何顏以見陛下見同僚見國人矛伏望聖慈以晉武帝唐憲宗之得失為鑒許臣自免退伏田畆以為百執事之戒臣無任祈天請命俯伏待罪之至

貼黄兼臣齒髮衰遲舊有負薪之疾近嘗發動步履

艱難侍立殿陛恐或顛躋不恭爲甚乞解機政以便醫藥曷勝皇恐之至

第二劄子臣比以議論迂疎違忤聖聽加以衰遲多病尸素無補乞罷樞密府執事未蒙俞允尚有區區血誠不敢緘默坐視遂輒傾倒庶幾少盡平日憂國愛君之意臣聞自昔禦敵雖時有不同大畧惟和與戰一言而已方其深入也不過乘吾釁隙包藏禍心以儌倖無厭方其柔服也又不過畏我威强揺首稽顙偷安朝夕是則戰之與和非彼能之皆係吾中

國之重輕爾故漢唐之君深明此理與之和必嚴其兵備與之戰未嘗絶其和意所謂柔遠能邇盡於是矣今乃天下遺金人兵馬虔劉者十過七八天子駐蹕海隅南北屯兵險阻自固不敢渡淮窺長安其衰弱可謂極矣陛下過自貶損屈辱稱臣遣使進幣項背相望或拘或囚嫚書惡聲無所不至其困辱可謂至矣兵家至論不過曰知彼知己今彼如是之强我如此之弱雖三尺之童皆知之而王倫之來反謂和好已成盡還侵地驗

於古則不合審於今則無謂察其情則包藏不細觀其勢則蹤跡可見獨陛下斷以不疑而行之此殆天意未欲悔禍致使陛下篤爲孝思弗慮此奸謀也臣試更爲陛下陳之議和之說正縁此外訌内叛上下携二假我使命以安反側幸少寧息遠則不出一二載近或期月必別生事此故不論且以目前所損言之使人疲于奔命財賦竭于資送將士銼其勇鋭民庶困於將迎歲月費於無益事勢至此非特金人一旦敗盟無以支持又

將諸將師老財匱有弗戢之災禍可既乎此臣所以朝夕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臣前所謂朝廷自作不靖者正謂此爾且敵雖無知豈不戒吳越之事乎寧肯付我土地與我兵馬使復不共戴天之讐也臣不敢飾非以質前說若復關陝則臣歸骨有地宗族有相見之期松楸有展眉之日豈臣所不欲哉第萬萬無此上誤聖明下誤生靈晏安酖毒必至噬臍矣昔楚懷王惑于張儀之口卒爲秦所拘使子孫流涕忍恥以事仇讐之國終至

覆亡今王倫語言反覆蹤跡詭秘終恐養成厲階滋蔓難圖悔何可及願陛下深念前事勉思令圖不遠而復尚可救藥茍或不然其患豈勝言哉乞留聖念宗社幸甚貼黄臣性資滯固所見止於如此不可鐫鑿苟留無益恐誤國事乞早賜斥逐以為異議之戒臣不勝俯伏俟命之至　第三劄子臣竊詳王倫之歸以為和好可成故地可復皇族可歸上自一人下逮百執事皆有喜色獨臣愚闇不達事機蚤夜以思揣度本末未見其可

臣復爲強聒之請別無他腸止知憂君和之與否臣不復論且以目今金人利害言之講和爲上遣使次之用兵爲下何以言之金人自破大遼及長驅中原幾三十年矣所得地土數倍漢唐所得珠玉子女莫知紀極地廣而無法以經理財豐而恐恃以相圖又老師宿將死亡殆盡主幼權分有患失之慮所以講和爲上也金人滅遼蕩中原使信往來曾無虛日得志兩國專用此道契自廢豫踪跡敗露阢隉不安故重報使人以安反側兼

可以察我之虚實耗我之資粮離我之腹心怠我之兵
勢彼何憚而不為此所以遣為此使也金人之兵内有
牽制外所疑忌所用之人非若昔日之勇鋭所畜之軍
非若昔日之強悍前出後空嘗有内顧之虞率衆深
入不無倒戈之患又淮上荒墟地無所掠大江浩渺亦
未可渡諸將兵勢不同曩時所以用兵為下也令彼所
行者皆上策至為得計吾方信之不疑墮其計中惟恐
不如所欲臣不敢效子胥出不祥之言殺身以立後世

之名於國何益惟陛下深思之速斷之無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天下幸甚　第四劄子臣以菲才叨重任累陳危懇仰瀆聖聰過荷睿慈俯從所欲然至今未蒙處分臣之肝膽傾瀝殆盡臣之蹤跡已見狼狽伏望聖慈矜憐衰憊使遂退休臣不勝激切俯伏俟命之至貼黄伏念臣四海一身萬里無家若非天地兼容父母垂念誰肯為臣憐者臣不勝皇恐隕越之至　第五劄子臣比緣衰病力乞退休使者屢臨備宣德意詔辭

斷下益佩恩私再冒嚴誅仰干洪造伏念臣孤單寡與約結無奇濫處周行叨連帥職荷收還於遠服俾待罪於樞庭坐籌決勝之圖功難解排紛而無策未委司敗獨賴聖知擢髮數愆空驚白首撫膺增愧惟歎赤心顧茲福過以災生寬因力小而任重伏望皇帝陛下特垂淵聽俯諒微誠追以真祠置之散地俾愚忠之少愧庶衰疾之有瘳來日尚多敢憚捐軀之義餘生未泯猶思結草之忠臣不勝激切待罪之至 第六劄子臣伏思

大宋有天下垂二百年矣祖宗功德重熙累洽雖漢唐
未易可擬偶以崇觀之後太平日久上倦萬機委政宰
輔奸人秉權橫生邊事敵國因之不守疆界虜劉兩河
板蕩京闕偏師深入痛不忍聞宗社幾致中絶賴天道
好還人思戴宋戎馬之間陛下出繼大統天下翻然改
圖以謂喪君有君恃此不恐殆天意爾爾後匹馬渡江
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艱難萬端終無所傷天之相
陛下可謂厚矣今雖猶未能復兩河取鞏洛定山東舉

闕右而大將星列官軍雲屯比之前日可謂小康矣又
據長江以自衛萬全計也何若不念父母之讐不思宗
廟之恥不痛宮闈之辱不恤百姓之冤含糊自忍姑從
謬悠不能終始以墜大業非特逆闕以一二數也伏
望陛下反覆前後鑒觀天心勉思良圖以冀善後非天
下之福社稷之福也非社稷之福陛下之福也取進止
再上劄子臣待罪闕廷一歲之久未嘗敢有干與朝
政偶有短見義合工陳近因金使請和以喧輿論自非

睿謨先定廟筭僉諧則內患外憂未易應料欽惟威懷有道輔賛得人故足以銷奸謀于未萌屈人兵於不戰臣素昧世務豈復知兵和之與否非所敢與獨聞金人詭計動輒請和口血未乾隨即背盟要我以難從之請加我以違約之辭兵興而每墮其計是以羣議洶洶民心少採機事之微存亡所繫惟覬陛下深戒前轍博採衆情與中外知兵大臣謀長久保邦至計無專事于聘問而易遂于忠良廣加詢謀期以後善無以成筭已定

而重于改圖使滌室之女無傷葵之心則社稷生靈蒙安泰之福臣以感寒暴下伏枕逾旬不能躬對天問以進忠悃狂瞽僭率干冒宸嚴無任戰懼以俟斧鉞

十二月一日癸丑戒諭和詔朕以眇躬撫茲艱運越自初載痛二帝之蒙塵故於累年每卑辭而遣使不難屈己徒以為親雖悲意以經營終未得其要領昨者鸞傳諱問恭請梓宮彼方以講和而來此固當度宜而應朕念陵寢在遠母兄未還傷宗族之流離哀軍民之重困

深惟所處務在合宜既朝慮而夕思又廣詢而博訪言
或同異正在兼收事有從來固非創議樞密院編修官
胡銓在樞密之屬忝廉陛之義遽上封章肆爲凶悖初
投匭而未出已謄藁而四傳首倡陵犯之風陰懷刼持
之意倘識心于爲國但合輸忠惟專意於取名故兹貶
衆閔其淺慮告爾多方勿惑胥動之浮言庶圖長久之
大計　　以韓肖胄劉岑赴行在孟庚知嚴州　金人遣
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以蕭哲爲明威將軍令與王倫

偕來朝廷遣范同至境上接伴至是到館通古以持金國詔而來許割三京河南地梓宮及太后事是時上意與宰相秦檜已定議而朝臣猶未僉諧道路之言皆不以爲是通古要與人主抗禮又欲上面拜金國之詔議未定故通古在官多日未得引見　曾開奏論張通古等奏劄曰臣訪聞金使在路語接伴范同云本國主相及軍前並無遣使之意江南令王倫來換我倫百拜懇告不得已而來不知有何事商量又以排辦頓次行有

里數经濡滞出語不遜范同嘗且因依申朝廷不知既
聞此語嘗有以答之乎又聞隨行三節人從在路恣其
出入並無檢察有節金人常先半程肆意而行將至之
日夜半押馬過平遠曉已至江漲下節本名乃酈瓊將
官旁觀者多識之此皆朝廷所當稽察不可忽也陛下
初遣使本為迎奉梓宮王倫遂創生和議因其不可信
故諭倫云若金國果有欲和之意當自遣使來相議倫
執陛下聖意遂致哀告求請金使得以藉口謂本無來

意因王倫拜告而來陛下觀此意豈非盛氣而陵我乎
臣竊聞王倫前此曰日所得敵書已有早遣使以圖休
息之辭則今日金使豈可謂我拜告而來自當諭館伴
官以此語折之也金帥拒我禮物而不受書意責我以
招降而使者自入我境已有傲慢侵陵之語就館之後
言語禮貌必無遜順陛下堅前日之說察其情偽乎或
止令執政與之商議最為得體仍乞宣諭執政同心協
意深思審處預設應答之辭常使在我理直勿有一言

之失使得起釁萬一事有可議其於許與之際亦不當輕發善遣而徐議之可也所有金使隨行三節人從乞嚴行約束勿故出館臣又聞今日宰相執政各班留身奏事者三人豈非所見不同難以共議乎夫人臣當一體於國小事尚不當有異況此大事乎今乃人懷異志各立偏說既不於都堂會說擇其可者行之又不於榻前各以所見面折庭爭取決而行陛下又不以輔臣留身之言宣諭於衆上下蒙蔽惟恐人知豈不誤大事耶

夫朝廷之事固有當密者如行軍用間已成之謀一或漏泄為害非細今日之事特未定也正當大詢于國兼衆智而用之豈可但憑一市井駔儈之說而大臣不肯身任侍從不容與聞者乎臣願陛下以輔臣留身所論使事明賜宣諭以臣寮所論使事悉賜降出使大臣集侍從兩省官公共熟議取其是者斷而行之無為含糊囁嚅之論以招後悔先是曾開奏論和議利害不肯開與秦檜論和議事不協開乞罷禮部侍郎遂以寶文閣

待制官觀會張通古等到館開在途中聞語言不遜者

三節人皆橫無以制之故具是奏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八年十二月一日癸丑盡其日

吏部員外郎許忻奏論和議不使有司引見吏部員外

許忻是時金國使人張通古在館忻具劄子極論和議

不便曰臣愚不肖向者兩蒙召見擢置文館未稱塞白

深用震懼今茲復降睿旨特命引對仰見陛下於視政之時欲採千慮一得之說以廣聰明是臣圖報萬分之秋也茍有見聞儻或簡默非特小臣有愧於心亦非陛下召見臣之意故敢竭愚而效忠惟陛下幸察臣竊聞金使之來陛下以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母后春秋已高久闕晨昏之奉淵聖皇帝與夫宗族還歸無期欲屈已以就和遣使報聘茲事體重大為可爭為不可爭抑亦可否雜進而陛下未有所擇

乎抑亦敵已恭順不復邀我以難行之禮乎是數者臣所不得而聞也請試別白利害為陛下詳陳之夫金人始入境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老稚係累而死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詒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請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

徽宗皇帝繼往並取追宗族殆盡月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偽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以屈己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也彼既以詔諭江南為名而來則是飛白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則為臣妾矣陛下方寢苫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為也萬一

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將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況金人深入既已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刧遷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返遂至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讐彼意我之必復此讐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所能和哉方王倫為此行也雖閭巷之人亦知其取笑於強敵為國生

事今無故誑誘金人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説而不寢誠可慟哭使賈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哉無人乎哉古之敵國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諭惟敵人之欲是從如今日事哉脱或包羞忍恥受其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遺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敵人矣祖宗在天之靈以謂如何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讐遂不可復之也

豈不痛哉陛下其深思之斷非聖人所能安也自金使
及境以來內外惶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儻或陛下終
以王倫之說為不安金人之詔為可從臣恐不惟墮敵
人之奸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衆所共
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自甲寅丙辰之歲兩嘗
敗敵于淮甸雖未能克復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亦足
支吾軍聲粗振國勢粗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使來
嘗試朝廷我若從其所欲正墮金人計中不從其欲且

辱攜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而非彼之利哉為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母后淵聖宗族未還故遣使迎請冀遂南歸今金使之來邀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寛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勵諸將謹捍邊陲無墮强敵之計進用忠正黜遠奸邪以振紀綱以修政事務為寔效不事虛名夕慮朝謀圖以興復庶幾乎可矣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

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爲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若夫謂尼堪已死彼國内亂契丹林牙復立故令金主復與我和此等語是皆行詐欺我師之計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謂金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于前而遽復恭順於後敵情變詐百出豈宜惟聽甘言遂忘備預之深計待其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于事情今日之舉存亡所繫愚衷

感發不能自已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伏望睿慈覽其
惓惓之忠特垂採納吏於二三大臣熟議其便無貽異
時之悔寔社稷天下幸甚後忻託辭乞從外補乃授荆
湖南路轉運判官是時又有三省檢正諸房文字林季
仲奏劄曰臣聞古語有曰乳彘搏虎夫彘非虎之敵其
能搏之者發於感憤之誠也金人肆爲貪虐以蔑視中
夏自今觀之誠强矣然中原之地尚數千里帶甲之士
無慮百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試號于衆曰金人殺

而父凡係而妻子壻而廬舍欲而財寶是爲不共戴天之讐必思有以報之則俯仰之間氣必百倍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今世之說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彼何而釋老報應之說又從而蠱之搢紳士大夫率以爲然往來手受因延頸待刃爲之甘心焉嗚呼能洗是恥猶有餘恥能雪是寃猶有餘寃若歸之命而聽其自然可謂善自寛矣且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方交侵必因小雅之廢小雅之廢命邪人邪外攘強鄰必由政事之

修命邪人邪如以命而已矣則賢才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軍馬器械不必修備以待命之將興斯可也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而已吳王闔閭之敗也謂其子曰夫差而忘越王之傷而父乎卒能破越於夫椒越王句踐之敗也喟然嘆曰吾終此乎卒能滅吳於姑蘇區區吳越發於感憤猶能以危為安以亡為存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乘其怒心而為之何遽不可為福乎建炎二年冬臣蒙恩召赴

揚州間之道路未知信否且云陛下中秋對月酒初行愴然泣下乃命徹膳臣以是知陛下之心無一日不在北也舉斯心以感人之心赫斯怒以激衆之怒養以沉潛待時而動則克復宗社取舊物以還中原夫亦何難之有臣未塡溝壑庶幾或見之　尹焞工疏論不當講和尹焞新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八上章辭免未就職時金人張通古在館已浹旬朝廷之議猶未定焞以起自草茅一歲四遷遽有侍從之命方國家大計未決朝野

皆皇皇在朝羣臣往往各有章疏乃上疏曰臣輒罄愚
上干聖聽退循僭易甘俟誅戮伏念臣本山林陋儒絶
意仕宦靖康之難幸脫危辱遭遇陛下遠加聘召不容
固辭力疾造朝一歲四遷乞身未從使塵禁從封章入
上天聽莫回臣踈愚衰病決難冒處況今金使在廷國
家多事臣初竊意睿謨已定足以制敵今者浹旬未覩
長策中外憂憤人心靡寧臣屢欲親叩冕旒少布愚見
而臣自十一月十六日冒寒暴下謁告卧家雖加藥石

至今未愈由是不能勉強祇命覬望清光又慮一旦溘先朝露齎恨九泉辜負陛下眷遇之意臣之區區不敢默已竊本朝金敵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深入畔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仇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遠近愛戴國勢可保設若人心輕搖豈至今日前日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凶問遽來莫究

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亦且屈意降至
以迎梓宮請問諱日為事遂使敵意益驕謂我無人乃
再啟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吾國陛下必為
此議則人心自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
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徐謀而熟慮乎抑在廷
之臣不以告也臣觀陛下所以不顧衆說力求和好者
不過謂梓宮未還母兄宗族在人掌握不知金人之求
無有紀極坐竭帑藏斂及百姓感動人心沮喪士氣異

時悔之固無及矣禮曰父母之讐不與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陛下方將信仇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意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欲與陛下抗禮於廷復使陛下北面拜詔則是降也非和也今以不共戴天之讐與之和且猶不可況寔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以為金國內變懼我攻己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倘未必然尤當訓飭號令申嚴賞罰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

何和之爲務臣願陛下深思熟慮廣採衆論以全大計勿以成筭重於改圖則天下幸甚仰惟聖謨默運必使萬全固非臣愚所能窺測然而中外之議躊躇靡安机事之微生靈所繫伏望陛下萬机之暇曲賜睿覽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尹焞貽書秦檜論不當講和尹焞先上疏論和不報金國使人在館多日議論未決乃上宰相秦檜書曰焞比叨除目即以病纏念惟疏愚謬與獻納辭避之請屢上不從方今金使在廷天下憂憤切欲

勉强拜命請間邇來疾病日加兩足寒痺不能前竊見
中外之議今已涉旬未見朝廷有以待金人之計機會
之微間不容髮壻雖昏憒之餘不忍嘿已相公亦知今
日天下之心將夬軍卒之心將揺士大夫之氣為喪宗
社之計岌而危乎王工轍駕南轅十二年江南之間久
無竊發豐歉相繼不至流亡更加經理足以自持邉境
之防雖未盡善歲竭帑藏使之足食不愛重禄以為信
賞將士之心猶知逗遛無功之可恥決戰敢前之相尚

朝廷每有激勵懲勸之可以收萬全之効是豈非得人心而然哉今和於金人彼日益强我日益削中國號令皆從敵出中國廢置皆從敵命侵尋朘削天下有載胥及溺之憂讒間疑二將帥有誅戮奪權之害將見異時金人坐收成功相公被天下之責無所歸咎顧相公竭前力陳大計以謂金人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讐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使為口實貫怨飾兵自困自斃豈肯忍為此議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

于九重之中有年矣然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于沙漠繼之梓宫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金人强暴無厭之性了然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于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内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順通于神明生工之道德成于安强勿以小智干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㙮病軀衰羸日甚一日歸田之請前後八上捉老山間側聞作新之政此相公之

賜也況天下孚檜讀之已不喜至勿以小智干義而圖大功乃深切齒　金人退還河南金人遣張通古為詔諭江南使持詔而來通古到館旬餘要與人主抗禮又要工北面而拜其詔朝廷議未定或請列祖宗御容而置金人詔于其中拜之至於紛紛不定者累日通古索備玉輅迎詔書百官導從至是猶未決秦檜主其事坐于待漏院中置輅于殿門之外命三省吏服銀緋服緑樞密院吏服紫腰金盡赴館候使人出則導從使人以

為百官也日高通古等始出館馳馬入門有親事官一
人手拽馬羈金使以籐杖擊其首傷竟不肯放通古
宣詔其詞不遜工皆容忍之賜賚通古等極厚先是
工幸海道得開書匠舒通能刻金銀銅鉄圖書鏤板取
白字工喜之鑄金為印令刻白字為璽由是士大夫皆
用白字圖書至是金人遣使來有鑄金成寶文曰御前
之寶乃白字也舒通之刻豈偶然哉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九